

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探析

——基于鄂东白村的考察

王翠琴, 徐海峰

(华中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农村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利用来自湖北省一个村庄的质性调查材料,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成因。农村老年贫困既有经济贫困,也有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家庭结构性因素是导致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关键,村庄价值层面的因素导致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的产生。三种类型的老年贫困之间是有层次的,处在不同阶段的老人贫困层次不同。老年贫困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解决此问题既需要着眼长远的政策调整,也需要现阶段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政府的综合性协调努力。

关键词 农村; 老年人; 经济贫困; 社会贫困; 文化贫困; 家庭结构; 村庄价值

中图分类号:C 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6)02-0082-08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xkb.2016.02.012

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种种不利于老年人生存处境的因素导致了严重的老年贫困现象。2011年,杨立雄对中国农村老年贫困人口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数据进行推算,结果均显示农村老年贫困人口数量超过1 400万,农村老年贫困率为10%以上^[1]。数据显示农村老年贫困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和变迁,农村老年贫困群体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农村老年贫困问题亟须关注。

近十几年来,老年贫困问题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的研究可以从3个方面论述。首先,老年贫困有多种类型。不仅有经济贫困、社会贫困^[2],还有健康贫困、心理贫困^[3]以及精神贫困^[4]。其次,老年贫困在不同群体内部发生率不同。女性贫困人口大大多于男性;高龄老年人的贫困比例高于低龄老人贫困的比例;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遭受贫困的风险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贫困的比例高于城市老年人贫困的比例^[5]。再次,老年贫困发生的原因也具有多样性。一些学者分析了导致老年贫困发生的单方面原因,主要有:社会和家庭层次的人口转变^[2],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6],子女数量、有无退休金、是否独居^[3],农村家庭养老条件变化^[7]。另一些学者分析了导致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的多维原因。罗遐等认为导致老年贫困的原因既有正式制度的缺失与排斥,又有非正式网络的缺乏等结构层面上的原因,也有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文化层面的原因,还有家庭与个人方面的原因^[8]。刘亦民等重点分析了农民的精神贫困问题,认为农村严重的空壳化、小农经济在市场体系中的弱势地位、基层组织的无力、文化教育的落后、农民对竞争的本能恐惧、消费主义文化盛行等6个方面导致了农民的精神贫困,并成为农民致富的主要障碍,从而提出要催生新农民精神^[4]。孙文中在场域的视域下探讨了农村老年贫困的原生性形塑因素和次生性建构因素,前者包括微薄的家庭经济收入、失衡的农村家庭财富支出结构、不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后者包括农村孝道文化的式

收稿日期:2015-10-2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评估研究”(11CSH067)。

作者简介:王翠琴(1983-),女,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保障理论与政策。

微、“养儿防老”社会风俗的固化、“代际互惠”的依赖型养老心理^[9]。仇凤仙等同样在场域的视角下分析了农村老年贫困的形塑机制:生产方式现代化、生活方式理性化过程消解了老人的经济来源和社会参与的场域;同时乡村话语场域的异化、乡土的流动性、农村社会救助政策的缺位等也参与形塑农村老年贫困场域^[10]。

以上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在研究层次上,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都是宏观层次上的分析与论证,缺少微观层次的深度个案调查;在研究立场上,也缺少一种站在村庄与农民立场上的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大多是老年经济贫困的研究,老年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方面的研究较少。

农民是否贫困与农民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实现与否密切相关。以往学者对农民生命意义的研究成果给本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桂华通过对农民宗教的研究,揭示了农民是在道德生活中获得生命价值的超越性体验,从而提出了“家庭是农民个体生命价值之源泉”的观点;同时,桂华也指出农民的一切行为都是在村落的框架下展开,村落提供了村庄社会运转以及支持农民行动的一套文化体系^[11-12]。以村庄为视角研究老年贫困,可以对农村老年贫困现象提供最为深度的理解。

基于此,本文依据对于湖北省蕲春县一个村庄的质性调研资料,试图进一步在村庄的视域下来探讨农村老年人主要的贫困类型、发生原因,期望对社会转型期农村老年贫困的成因有更深入的理解,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一、研究设计

1. 资料来源

笔者通过华中科技大学村治模式调研平台于2015年6月4—15日以及2015年7月3—25日在蕲春县Q镇驻村调研,目的是了解Q镇村庄的人口、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情况。在一次调研中,笔者因受村庄的老年贫困现象所触动,于是重点关注了白村老人的养老状况。

调研点基本情况介绍:(1)Q镇是一个典型的中西部乡镇,工业化和城市化落后,从经济上看是一个纯农业乡镇。人多地少,人均承包耕地不到一亩。农民收入以外出务工经商为主,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为20%。农民聚族而居,村庄形成历史一般有500年以上。农民普遍有男性生育偏好,人生意义之源是“传宗接代”,通过生养儿子、为他盖房娶媳妇抱孙子来实现。

(2)白村是一个山区村,村部在半山坡上,距离省道约有1.5公里,距离镇政府约有3公里。白村有496人,132户,5个村民小组,有3位村干部。总共在村人口不到200人,80%是老人和孩子,有一半是老人,青年人和中年人大都在外打工。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属于质性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为主、参与观察为辅的方式进行。选择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因为本研究要涉及村庄、家庭的深层结构,在一个村落内部运用个案访谈能够了解到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同时参与观察法又能够补充个案访谈中没有得到的信息,通过平时的相处了解更深层次的价值观,因此能够更全面获得访谈对象的基本资料。

二、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与形成

1. 农村老年贫困的类型

贺雪峰认为人的需求有3个层面,生存层面、社会层面以及精神层面,并据此划分了3种“农民的价值类型”^[13]。受此启发,本文提出农村老年人贫困的3种类型。经济贫困:指农村老年人基本生存层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具体指农村老年人在生活中没有多少积蓄,一旦生活中出现了大的需要,比如看病、买药等,就很容易陷入基本生存需求无法满足的状态。社会贫困:指农村老年人社会层面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具体指农村老年人在村庄中和家庭中所处的位置及所获评价都很低。文化贫困:指农村老年人在文化层面的需求处于贫乏状态,具体指村庄中没有儿子的老年人的生命意义是缺

失的。

3种贫困类型具有不同的层次,分别对应农村老年人的生存、社会与精神等3个层面需求上的贫乏状态。经济层面的贫困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如果老年人在基本的生存需要上得不到满足,那么其他方面的需求也就失去了其重要性。社会贫困是在转型期价值变迁的背景下产生的,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文化贫困是最高层次的贫困,条件较好的没有儿子的老人更易体会此种贫困。

2. 农村老年贫困的形成

(1)农村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形成。当老人的生存需求没有达到村庄中一般老人生活的标准时,经济贫困就产生了。出现情况最多的就是老人没有钱花,不能购买部分生活必需品,少量老人没钱买药以及看病。经济贫困,主要是由以下2种情况造成的。

第一,建房与娶媳妇的人生任务。村庄内的经济分化主要体现在建房竞争上,村庄内部90%以上的农民住的都是楼房,农民借钱也要建个房子,不装修也要把房子建起来。对一个普通农户来讲,建房是家庭最大的消费,也是一生中的大事,建好房人生任务就完成了一半。普通农民建房都需要借钱。

案例 1: 张某,今年60岁,有1儿1女,2012年建房,三层楼房,2014年开始装修。不带装修房子花了6万多,带装修房子花了10多万,建了房子欠了债。开始建房时老人和儿子一起出了3万,向儿媳的舅舅借了3万,去年装修找女儿借了2万。

农民讲“建了一次房就做得趴下来了,花了一辈子的钱,最大的力气全花在这上面了”。干部讲“农民打工就是为了建房,先建毛坯后装修,打工赚的钱全拿来做房子了,农民穷就是因为建房子,建那么大的房子,建了装空气”。农民都积极投入到这种建房运动中,建房就意味着可能要负债,就很容易陷入贫困状态。

此外,白村娶媳妇的成本也在提高。除了建房子或者买房子以外,把一个媳妇接到家,一般的标准需要10万元花费,包括彩礼4~5万,见面礼2万,认亲3万,然后是一年三节送礼费。农民们很早就开始攒钱、建房、娶媳妇。对于在家种田的农民来说,给儿子建房子娶媳妇压力很大,通常都花掉了他们的全部积蓄。

第二,家庭劳动力结构不完整。家对老人来说不仅是血缘共同体,信任共同体,情感共同体,也是利益共同体。老年人依附在家庭中,其生存状况与家庭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当家庭因劳动力结构不完整而陷入经济上的贫困时,老人同样会陷入贫困。家庭劳动力结构不完整导致的老人生存贫困包括以下几类:①没有儿子的老人一般是村庄中的贫困户;②老伴去世,家庭缺少一个劳动力的老人容易成为贫困老人;③家人生了大病、重病,家庭因此而陷入贫困;④家庭劳动力素质比较低以致贫困,比如儿子爱赌博或者残疾、智障。

第一类,没有儿子的老人通常都是村庄中的贫困户。白村有20多位低保、“五保”老人,都是光棍、呆傻或者残疾人,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他们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其家庭就缺少了经济上重要的一笔收入来源。白村有个“五保”供养点,里面住着4户无子户老人,其中2户光棍,2户纯女户,经济状况都比较差。当然村子里有1户除外,他家虽然没有儿子,但男主人是退休工人,1个月有1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在村庄中经济生活是较好的。

第二类,家庭中2个老人其中1个去世,老人易陷入经济贫困。

案例 2: 王大娘1个人在家带孙子女,老伴刚去世1年多。之前是2人照顾孙子女,还可以在家种点田,生活还可以。但是老伴去世以后,家里的田就没人种了,家庭因此缺失了一笔收入来源。现在只能靠外出打工的儿子儿媳每月寄回1000多元的费用维持,老人感叹,“孩子在外面也压力很大,也没什么办法”。

第三类,因家人生大病、重病,老人陷入贫困。

案例3:吴大爷,70岁,老伴66岁。2位老人身体都不好,老头中风6年,医药费已经花了3~4万;老伴有高血压,心脏病2年多,还有支气管炎,去年九月走路时,膝盖又摔断了,花了几千医疗费,现在走路不方便。家里没有种田,也没有养鸡,只种了点菜园。2个老人每年有1600多元的养老金,而2个老人1年需要5000元费用(包括药费在内),缺口部分由2个儿子支付。他们生活很贫困,有时候买点小东西,都需要借钱,现在外面还欠着几百元。

第四类,家庭劳动力素质比较低以致贫困,比如儿子爱赌博,懒惰。

案例4:一位婆婆,今年60多岁,有2个儿子,2个女儿。大儿子结婚,小儿子残疾,跑到外面去“讨米”,几年没回家了。大儿子爱赌博,也不养家,孙女都给老人带着,大的10岁,小的几个月大。孙女的学费、奶粉费1年要花几千元,大儿子都不给钱。儿媳在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去了。老人没有钱花,身体不太好,头痛,脚也痛,精神状态也不好。

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下,有两种劳动力,一是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是在家种田的劳动力。在打工收入普遍不高的情况下,任何一种劳动力的短缺都会影响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影响老人的生存状况。

(2)农村老年人社会贫困的形成。当老人在家庭和村庄的社会交往中不能获取意义时,社会贫困就发生了。这种贫困的老人约占所调查村庄老人的30%,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湾子里的贫困户,其中多半是无子户老人,他们是村庄内被忽视的一群人;二是有儿子,但是儿子不关心老人,老人在家庭生活和村庄生活中都被边缘化。此外,白村老人在村庄中地位普遍不高,他们在话语上、在村庄舆论上、在决策上都处于弱势。以下分别予以描述。

①白村老人普遍的弱势地位。人老了,没有用了,就容易遭嫌弃。一位97岁的老太太,她的女儿媳是城里人,在访谈的某一时刻,我们突然听到媳妇跑出去对着老人大吼大叫,向老人恶狠狠地发火,老人拄着拐杖,在一个角落里吓得直哆嗦。媳妇如此突然的发火,以及表现出的语气上的急躁,都让这位老人显得很无辜。这种交流方式本身能够说明老年人是很没地位的。

案例5:一位73岁老人,他有2个儿子,儿子过年回来不给钱,只有孙子给了1000元。对此,他说:

“(儿子)不给钱,(日子)就往前混,有钱就多花,没钱就少花”,“现在有孝心的少,100个没有5个”,问他什么是孝顺,他认为“给钱就是孝顺”。

他对老年人目前在村庄内普遍无地位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

“老年人不管年轻人的事,不能管。3岁小孩子的事,老人都不能管,管了别人就说一个老头子,闲着没事干。村子里的人吃、玩、打牌,老人都不能管。社会不一样,现在这个社会,只能个人管个人的事。孙子找媳妇,老人不能管,管不好,就有麻烦。总体讲,这个社会,年轻人看不起老年人。”

有众多的老人认识到这种变化,都在默默地接受这种变化。村庄最大的变化就是老人不受尊重,大人不尊重老人,小孩也不尊重老人。这已经形成了一种风气。老人完成了人生任务,退居二线,在家庭中,在村庄中就丧失了权威,身份在逐渐边缘化。他们只能观察着村庄的变化,对看不惯的现象也没有办法,因为公共舞台已经没有讲话的机会,即使有,分量也很轻。

②无子户老人。白村有9户无子户老人,其中8户是贫困户,这8户的社会交往范围都很小,社会资本匮乏,也很少参与组内的人情往来,在村庄的社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村部“五保”供养点住着4户无子户老人,他们是村庄内的边缘人。他们没有什么圈子,在村庄舆论上是被忽略的一群人。他们生活都很孤单,没享受到村民对他们的感情,对村民也没什么感情;闲暇生活主要是睡觉,看电视;很少去串门,心情不好的时候,到街上去走走,一个人坐着抽烟。有位老人1天抽2盒烟,用于缓

解精神焦虑。他们是村庄内的村外人。

案例 6:左大爷,今年 65 岁,是位老光棍,在村部“五保”供养点住了 10 年。年轻时家穷,没娶媳妇。1998 年从山上搬到了大冶本家所在地,2005 年又回来了。回来后住进了村部以前的老厨房。屋里的床、柜子、桌子都是旧的。他是“五保”户,基本的生活有保障,不种田,偶尔搞点柴,可以卖,也可以自己烧。他很大的困难就是一个人找不到说话的地方。经常就是一个人坐在门口,抽烟。他很少聊天,他不参与村庄的人情往来,在村里也没什么亲戚、朋友。

由于这样几位老人的社会生命已经没有什么活力了,其社会存在也已经微乎其微了。他们是村庄内社会性价值最贫困的一个群体。

③被子女忽视的老人。“忽视”有多种情况,可指因子女不孝顺而产生的“有意抛弃”,也可指因为无暇顾及老人而导致的“忽略”。发生这种贫困的老人多是有病的或者高龄老人,他们因为不能参与村庄生活而陷入了边缘人的地位。

案例 7:有一位 80 岁老人,住在小儿子房子边上的平房里,与儿子分灶吃饭。2 个儿子只有过年时才给 100 元钱。他有养老金,女儿 1 年给 3 000 多元,生活有保障。平时他和家人不往来,以前也在媳妇家吃过饭,但是他吃不习惯,媳妇也不给好脸色。他说,“现在需要捧一下年轻人,他们才高兴”,而他不愿意去“捧”媳妇,于是他就处在了家庭的边缘位置上。当孙子回来看他时,媳妇都骂孩子,不让孙子过来看爷爷。他也很少和村里人往来,对村里的很多现象都看不惯。

老人的这种边缘位置是年轻人促成的,主要原因是媳妇不孝顺,当然也和村庄年轻人不敬老的风气有关。

(3)农村老年人文化贫困的形成。文化贫困指的是农民生命意义的缺失。白村老人的生命意义是传宗接代,通过为儿子娶媳妇、建房子来获得。村庄中无子户老人表现出了明显的文化贫困状态。他们共同特点是精神普遍消极。没有儿子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心理痛苦,担心老了以后没有好结果。在白村,不生儿子的农民一生孤独。这个孤独表现在家庭和村庄两个层面,没儿子家庭再生产没法展开,村庄公共生活也没法展开,最终反映在个体的生命没有寄托,活得没劲。

案例 8:陈婆婆,69 岁。她说,“我最伤心的就是没儿子,命不好。隔壁老头子有 3 个儿 4 个孙,经常遇到点什么事就眼睛瞪得圆圆的、手指着我要打人,就是瞧不起我。有儿的人欺负我没儿的人,就连老头子自己亲兄弟看我家卖皮蛋挣了钱,在屋里因为一点小事就用扁担打我老头子的头,打了三大扁担”,“我老头子有时候还让我滚远点,让我走,我都快 70 岁了,你让我去哪去?(说着都掉眼泪)哭都没人哭诉的”,“我不去庙里求神拜佛,没儿子,我不去,命不好,求了也没用”,“我也不去人堆里玩,怕别人说我,我现在开心的是托共产党的福,能吃低保,还有养老金,女儿帮我盖房子,国家还有危房补贴 5 000 元,我喜得没话说。我就没儿子不开心,活着是为了看世界。”

他们的生活范围很小,无法借助儿子这一载体突破出去,实现自己的超越性价值。村庄文化给村民围绕家庭建构了一套完整的行为模式和社会竞争系统,每一个村民都有机会参与这种竞争,前提是得生儿子,没儿子的家庭就丧失了平等参与竞争的身份,最终沦为这种村庄文化的牺牲者,成为一生孤独的人。

三、农村老年贫困的成因分析

老年人是双重性地嵌入在家庭和村庄中的。家庭和村庄是老年人养老的重要场所,家庭与老人

命运与共,村庄是老年人养老的物质、社会和精神空间。农村老年贫困是在家庭结构与村庄文化这两者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农村老年贫困的成因具有非个体性的一面。

1. 家庭结构性因素在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形成中居于核心地位

(1)代际资源向下转移的家庭结构。白村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观念,为儿子建房、娶媳妇构成了农民必须要完成的人生任务。农民在完成人生任务的过程中享受着生命的意义,他们很少为自己着想,一直都在为子女做着力所能及的贡献。建房与娶媳妇,通常要花掉农民一辈子的积蓄,很容易造成农民老年的贫困。老人因建房、娶媳妇而欠下的债,有一部分还是要靠老人自己来还。

在这种以儿子为中心的家庭结构中,父母的资源是向下传递的,正如农民所说,“恩往下流”。父母付出的多,子代回报的少。在村庄中的中下层家庭中,由于子代要尽全力参与村庄中的社会竞争,代际资源向下传递的程度更大,这个过程中老年人被利用、被忽略、或被遗弃,导致了严重的代际关系不平衡,这在学界被称作“代际剥削”^[14]。由此,村庄中处在中下阶层的家庭,其老人就更容易陷入经济贫困。

(2)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是指中国农民家庭依然保持直系家庭内部进行劳动分工的结构。“半工半耕”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相互分工合作、共同追求完成家庭目标的社会学意义。虽然诸多研究表明中国家庭从形式上核心化了,但由于中国家庭共同价值目标的存在,因此实质上经济并没有相互独立^[15]。

在打工经济的背景下,家庭劳动力不仅要与土地结合,而且还要和市场相对接。打工成为家庭中的主要经济来源,外出打工的家庭劳动力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作为外出打工坚强后盾的留守家庭的老人们也是整个家庭参与村庄经济竞争的重要环节。村庄中一旦出现劳动力的某一环的缺失,都将造成家庭在村庄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在此种家庭中,老人易陷入经济贫困。

总之,家庭结构性因素是白村老年人经济贫困发生的关键。为儿子建房、娶媳妇的人生任务需要花掉农民的绝大部分财富,从而使他们步入老年生活后就处于一种无积蓄的状况,一旦老人有什么风险,在资源向下传递的家庭结构中,老人就很容易陷入贫困状态。同时,在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庭结构下,家庭劳动力结构的完整性与否显著影响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从而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生存状况。

2. 村庄价值性因素是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形成的关键

(1)年轻一代价值世界开始松弛。老年人社会贫困的发生与转型期农民价值观的变迁息息相关。陈柏峰认为农民家庭关系的日益理性化,孝道的日益衰落,都应当放入农民价值世界的松弛这个范畴去理解^[16]。在白村,年轻一代的价值世界同样出现了变动。年轻一代对传宗接代的村庄价值理念不再有坚定的信仰,传统的安身立命的基础就不再牢固,因此行为就缺少强有力的约束。他们更多的是追求社会性和物质性的价值,追求自己的名声以及生活中的享受,结果就是行为公共性的一面逐渐萎缩,私欲的一面不断膨胀。如果老年人能够对儿子参与村庄竞争有所贡献,他在家庭中就有较高地位;否则,老人就会被忽视。老年人本身是否有价值,要按其所做的贡献来判定。于是,整个村庄在平静的外表下,其深层价值内核正在变动,不敬老的风气在暗中涌动,年轻一代越来越不尊重老年人。

由此,原本几乎不用去反思的行为规范开始出现消解的趋势,村庄社会开始缺乏对社会行为的有效评判体系,村庄社会亚文化在日益呈现。在村庄社会中“一切向钱看”逐渐成为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目标,村庄公共文化危机也在逐渐凸显。于是老年人社会处境就退化了,表现是老年人社会角色与地位的边缘化,很难从社会生活中获取意义。

(2)老年人传宗接代理念依旧。文化贫困发生于村落的意义世界中。村落的意义世界是指维护村庄社会运转以及支持农民行动的一套文化体系,其中有两个层面的因素很重要,一个是完整的家庭结构,一个是村落熟人社会。首先,家庭是老人生命意义的源泉,也为老人提供了养老的环境以及基本的生活保障。老人通过传宗接代并过好家庭生活能够将有限的生命转化为无限的意义,从而实现其人生的最高价值;通过获得家庭的生活保障,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和生命安全等方面的生存需求,

实现其基础性价值。其次,村落熟人社会为老年人生活提供了一个文化环境。村庄提供了一定的舆论约束机制,它对部分成年子女的不养老行为有一定约束力,这种约束力来自村民、村干的行为及反应。这些约束保证了白村老人一定的养老秩序。同时,村庄中的生育竞争、对儿子养老的舆论监督,强化了家庭的重要地位,从而给老年人提供了行为的方向。在这种意义世界的支持下,村庄也提供了一个老年人养老的福利环境。有孙子的老人在村庄中很有心理上的地位,经常带着孙子在村里溜达,这也是老人闲暇时的幸福来源之一。

在这种村庄文化系统中,家庭结构不完整的老人就很容易陷入贫困。一方面,在白村有儿子的家庭,其结构才完整。农民说,只有女儿的家,是短暂的家,女儿出嫁以后,这个家就不完整了。父母一直在以儿子为中心做着自己能做的全部贡献,而那些无子户家庭因为缺少了儿子而失去了奋斗的目标和动力。另一方面,一个没有儿子的农民在村庄里是处于下等层次的,生育竞争的失败让他生活失去方向,从而过一种与村庄文化格格不入的脱离村庄的生活。他们是村庄内的边缘人。他们有一套独立于村庄价值体系外的生活观,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消极享乐主义的生活方式,十分懒惰。但他们终究摆脱不了这样一套村庄文化系统。村庄的舆论在送终上显得特别强大,儿子给自己的父母举办多大规格的葬礼,花了多少钱,很受人们的关注,能够得到人们积极的反馈。这样一套村庄舆论体系强化了同时也再生产了村庄的文化价值系统,能够让所有活着的人形成良好的、稳定的预期,明确自己的行为方向,做好自己该做的。而在这样的村庄文化环境下,这些无子户是没有位置的,他们是文化意义上的失败者。

总之,村庄价值层面的因素是农村老年人社会贫困和文化贫困发生的关键。一方面,年轻一代对传宗接代的价值观念不再有坚定的信仰,甚至认为此观念愚昧落后。他们更多地追求自己的社会性价值,更多地从理性的视角计算老年人的价值,从而导致村庄公共文化出现危机,老年人就陷入了社会贫困。另一方面,白村老人有着根深蒂固的传宗接代的观念,儿子是老年人人生意义的源泉。在家庭生活和村庄生活两个层面上,儿子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这种村落意义世界的模式下,无子户老人就失去了人生意义的支撑,形成了文化贫困。

四、结 语

经济贫困、社会贫困以及文化贫困,是农村老年贫困的 3 种类型。导致老年人经济贫困的关键是家庭结构因素,导致老年人社会贫困的关键是年轻人价值世界松弛,导致老年人文化贫困的关键是老年人传宗接代的价值理念,后两者可归为村庄价值层面。家庭是村庄的基础,由家庭结构导致的老年人经济贫困具有基础性地位。村庄是家庭的延展,由村庄价值因素形塑的农村老年人贫困的层次性更高。村庄价值层面的变迁产生的影响在致贫效应上更明显,是他们必须迫切要面对的现实。因此,社会贫困问题较之文化贫困问题就更凸显。而村庄中固有的传宗接代的价值理念,在村庄价值上更稳定,更具有隐秘性,那些条件较好的、没有儿子的老人才最能体会文化贫困。因此,文化贫困是最高层次的贫困。

村庄中的贫困群体,不仅有物质层面的贫困,还有社会层面和精神层面的贫困。他们不仅需要物质的帮助,更需要从家庭生活和村庄生活中获取意义。在转型期农村社会结构和价值巨变的情况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的解决就显得更为紧迫。要解决或者缓解农村的老年贫困问题,需要个人、家庭、社会以及政府各个层面的综合性的协调努力。个人层面,老年人自己要改变观念,积极融入村社共同体的生活中去,尽可能过一种积极的老年生活;家庭层面,中年在关注下一代的同时,也要提醒一下自己多关注老年人,尽最大努力关爱以及照料老年人;社会层面,需要通过各种宣传教育重塑以及强化乡村的价值体系,让老年人享受到一个体面与尊严的村庄环境;政府层面,一方面要着眼长远的政策调整,另一方面需要制定政策变家庭养老为社会养老,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老年人对家庭的依附问题。

(致谢:本文写作的问题意识来源于与郑晓园、朱占辉、黄佳鹏以及宋利朝的集体调查,舒丽瑰、冷波和张欢等几位博士的调研报告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启发,特此一并致谢。)

参 考 文 献

- [1] 杨立雄. 中国老年贫困人口规模研究[J]. 人口学刊, 2011(4): 37-45.
- [2] 杨菊华. 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问题的理论思考[J]. 中国人口科学, 2007(5): 88-94.
- [3] 王瑜, 汪三贵. 人口老龄化与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兼论人口流动的影响[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108-120.
- [4] 刘亦民, 肖汉仕. 农村嬗变过程中的农民精神贫困问题——基于湖南两县农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J].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10(4): 70-75.
- [5] 乔晓春, 张恺梯, 孙陆军. 中国老年贫困人口特征分析[J]. 人口学刊, 2006(4): 3-8.
- [6] 刘生龙, 李军. 健康、劳动参与及中国农村老年贫困[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1): 56-68.
- [7] 王小龙, 唐龙. 家庭养老、老年贫困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角色定位[J]. 人文杂志, 2012(2): 132-139.
- [8] 罗遐, 于立繁. 我国农村老年贫困原因分析与对策思考[J]. 生产力研究, 2009(1): 110-113.
- [9] 孙文中. 场域视阈下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分析——基于闽西地区 SM 村的个案调查[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5): 67-73.
- [10] 仇凤仙, 杨文健. 建构与消解: 农村老年贫困场域形塑机制分析——以皖北 5 村为例[J]. 社会科学战线, 2014(4): 173-178.
- [11] 桂华. 圣凡一体: 礼与生命价值——家庭中的宗教、道德与法律[D].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 2011, 2-6.
- [12] 桂华. 村落的意义世界研究: 乡村社会研究的一个新领域[J]. 中国图书评论, 2010(11): 43-47.
- [13] 贺雪峰. 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 开放时代, 2008(3): 51-58.
- [14] 杨华, 欧阳静. 阶层分化、代际剥削与农村老年人自杀[J]. 管理世界, 2013(5): 47-63.
- [15] 夏柱智. 论“半工半耕”的社会学意涵[J]. 人文杂志, 2014(7): 112-115.
- [16] 陈柏峰. 价值观变迁背景下的农民自杀问题——皖北李圩村调查[M]//黄宗智. 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8.

(责任编辑:刘少雷)